

見御蓋諸軍皆踊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

明肅士卒畏悅準不欲賂之以貨財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亦生心矣

相八
次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也時帝方厭兵乃曰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

錄曰宋之澶州即今之大明也宋之都汴與今之都燕南北相距未為遼遠至契用之侵定州攻保州又攻順安軍又攻北平

○
砦與今之入寇亦略相當宋既有魏能石普敗其前又有田敏王超拒其後故每與宋師戰小却即引去徜徉無鬪志而澶淵之役又有寇準獨當其前欲邀而擊之使隻輪不返而真宗一則曰許和二則曰厭

兵至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班之史冊豈皆溢說哉况漢唐和親惟守一策宋之誓書兼用二議盍不悉聞于朝俾君相擇之乎今年復河套明年易總治終歲不得寧居而惟幸其不來聽其自去

又有一等之說以為志在虜掠無妨大事

嗚呼此正吾之五餌何不一試而使生民

肝腦塗地耶愚故因澶淵之事而進當路之人以為智者先務急於此

相八
次又有一等之說以為志在虜掠無妨大事

嗚呼此正吾之五餌何不一試而使生民

肝腦塗地耶愚故因澶淵之事而進當路

弘道錄卷之四十

路一

智

君臣之智

晏殊七歲能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真宗召入與進士並試殊神色不

攝援筆成文帝嘉賞之每訪以政事率用方紙小書已答并蒙封上帝重其慎密有智擢

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生平善能知人故當世知名之士如仲淹道輔皆出其門而富弼楊察亦其婿也及為相益務進賢後

○
仲淹與韓琦富弼皆得並用至於臺閣亦多一時之選帝奮然有意欲因舉材以興治道至康定慶曆之間朝廷所稱得人皆殊之力也

錄曰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

宰相之職可不務知人乎始以神童薦終以知人顯非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者矣其卒為名臣不亦宜乎

范仲淹知延州先是各邊分兵詔總管領萬人幹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

則官卑者先出至是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因大閩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將三千人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將材也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

范老子可欺也

錄曰愚觀范仲淹其起也一書生耳而腹中數萬甲兵何自來哉嗚呼此張詠所謂大小之事皆湏用智者也而更出番入非其變通使然哉故人能用智則方寸化而不窮不能用智則一籌莫之能展是皆在我而已非有大小老少之別也觀者不可不知

狄青慎密寡言深沉有智略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_{路一}飢寒勞苦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初起行伍為三班差使寶元初趙元昊反時士卒畏怯青每臨陳被髮帶銅面具出入敵中無不披靡以是數立奇功尹洙善之薦曰此良將材也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

匹夫勇耳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兵法及儼智高叛帝以為憂青時為樞副上表請行遂進宣撫至廣南初鈐轄陳曙失律兵潰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乃斬曙於是諸將股慄莫敢仰視因按兵止營令軍士休十日賊覘者以為未即進明日整兵馳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大敗賊師按尾有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青雖貴重面涅猶存嘗勅令除之自指其面曰陛下以功

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願

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後在樞府人有持狄梁公告身詣獻之以為其遠祖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贈其人而遣之

錄曰人言智高今不高乎智者傑矣責速

轉移責捷變無常形施無常露至於不貪僥倖不忘戮辱不苟無妄又皆達者之事有悖如此不易得矣而尚不免卒之疑慮向使數者或犯一焉終於不免矣君子觀人不可不於其所忽也

神宗熙寧元年冬十一月有事於南郊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責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能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之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

司馬遷書之以議武帝之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遂不復辭

錄曰昔者畢仲游受知於光貽書曰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故凡

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智哉斯言乎且以宋之中葉太平全盛天下無事加以仁宗之恭儉英宗之

繼體初未嘗有所損也而國用不足至郊恩未敷以初立好勝之君豈不動心乎帝之不允乃所以深允之也是以古之聖君澹然無欲不求足然後能無不足不求盈

路一

四

然後能無不盈彼以豐盈為慮求足為心者雖百計爭之我之說益遠彼之論益親

然則安石非能投於帝帝自投於安石也其與光之意同乎何有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急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帥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張所以飛克中

軍統領問之曰尔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技幾榮以敗荆莫教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覽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武經郎

錄曰愚觀宗統制張招撫之識岳武穆也

路一

五

所以靖康中以蠟書冒圍寡河北兵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澤留守東京欲乘暑月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分路並進山砦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而

○黃潛善汪伯彥日置根本於度外然則飛之越職正二公之奉職也苟有如高光者納蕭何之說攬鄧禹之謀將不得為元功乎徒負智勇之量卒同暗投之比君子祗當咎諸公之幸與不幸不必責帝與諸臣

之明與不明也

趙鼎與張浚並為尚書左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是時鼎浚相得甚驩及

命下史館校勘輸櫛門之曰二人且宜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以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

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果如樗言

錄曰愚觀喻子材之料事可謂多中矣夫蕭亮而曹顯丙先而魏後房謀而杜斷崇

變而景法雖曰協心同德而實繼美踵芳是以道義流於無窮功業著於悠久此後世之所瞻仰也鼎與浚雖曰操心塞蹇矢志在公觀其以飛之一言遂致乖忤因捨之厚貌輒加深信則未必忘已之義無我微矣錄之

○之心而自相背戾豈能保乎卒以他人之小嫌而成尔汝之不協子材之言不為無微矣錄之

韓世忠憲岳飛之事遂以所積軍備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上表乞骸

路一

六

自此社門謝客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奧童縱遊湖山以自樂平時將佐罕能見其面初得疾勑尚醫視療世忠曰吾以布衣聞聞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得保首領諸君尚哀其死耶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

母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特以抵排和議觸樽尤多或勸止之曰今畏禍易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地下時大將多曲徇樽以圖苟全世忠與樽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所規畫器仗精絕過人知人善獎部曲繼秉節旄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

錄曰湖山之樂在世忠則以為智在君子獨以為非何耶夫自越王勾踐之卧薪嘗膽也而後吳始亡自先朝京勵之恣意陳南也而後宋始滅皆其所耳聞目擊者也。○奈之何為君者不以雪耻除凶為心為相者反以讐功忌能為事遂使英雄之將翻為脂韋之臣竊圖苟全豈得已哉雖以抵排和議悉皆空言無施然則列聖在天之靈果知乎哉不知乎哉

劉錡順昌之戰募曹成等二人遺作間事遇敵佯令降馬果被執兀术問錡何如人對曰太平邊帥喜聲妓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國逸樂耳兀术喜曰此易破也翌日至城

下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兀本不信錡遂進軍衆請先擊韓常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术精兵尚在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兀术俟其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兀术披白袍棄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皆重鎧甲戴鐵兜牟號鐵浮圖錡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又有拐子馬號長勝軍至是亦為所破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特以智計先定不為諸將所惑屢勝所驕而能以寡禦眾以逸待勞故能成功洪皓自金密奏

順昌之捷金人震恐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謂

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錄曰兵法曰為將者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而智為之首此劉錡所以有順昌之捷

而錄者猶為之踴躍也此時和議已成譬則落場之文略有可觀外此皆惟合之境矣復何機會之有

汪立信自為沿江招討大使在江陵即上疏

請益安陸府兵凡邊戍不宜抽減曰為今之

計有三宜盡出內郡之兵以實外禦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七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而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叅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

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十相聞餽餉

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勢選宗室親王

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

蒞任率然之勢此上策也又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

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境稍休藩垣稍固生

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似道得書抵之

於地曰瞎賊狂言敢爾乃中以危法嬖之及

似道喪師還又召為招討使俾就建康募兵

以授江上諸郡即日上道與似道遇於蕪湖

撫立信背曰不信公言以至於此既至建康

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成歎

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或有以立信二策

告於伯顏嘆息曰宋有是人使果用之我安

得至此

錄曰孟子曰無是非之必非人也特沿江之策已為下計譬之焦頭爛額不可斯須緩者此而為狂無乃真喪其心乎雖然似道非殺心者特以迷於鴉毒稔於貪盜至是已非人矣天將假鄭虎臣之手以彰賣國之惡故不得不至此也

九

皇明名臣錄誠意伯劉基慷慨多智攻於天文時寓杭適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水中同遊者以為慶雲分韻賦詩公獨縱飲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我當輔之

太祖下金華定括蒼公又指乾象謂所親曰

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果遣使來聘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會陳氏入寇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公獨

上由是益重公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之子房也嘗著書恐不及見以賜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故公之事業具於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於事業此

皇明之所以興也一人之用含有關於天下國家之重如此

主上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首惟愛東陽之才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密諱至計必參與焉

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至發怒東陽一

服時

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陽一問即決衆皆嘵

路一

十一

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無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公怒罵曰彼牧豎

錄曰楊文懿公有言子房之策不見詞章玄齡之文僅辭符檄未見擅開國之勳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

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貌象者是猶苦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愚獨

上讀子文云天地玄紅未可便言安知不以當我又安知主意云何俟其至尋或有所詢

奉之何為不拜陳天命所在上感悟乃定征伐之計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及後屢欲用以

為相辭曰宰相國之重任譬如易柱必得大才然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覆如臣非不自知但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大恩

以公之辭宰相不居鑿繫李則哲之智世以為無踰於公而公自視默然其過人遠矣非挾智任術者比也

永樂宣德間名臣稱三楊文貞西楊文敏東楊文定南楊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每

朝廷事使中官來閣下議必曰東楊先生在否或知不在即回然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以不可行者已而卒斷於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初文武大臣審錄重囚自英國而下俱遜避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

○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衆皆嘵

至輒齊威震亦隨決東楊嘗語夏太常仲昭

曰吾見人臣以抗直受禍者每深惜之大凡

事君自有體進諫亦有方譬若君

上讀子文云天地玄紅未可便言安知不以

當我又安知主意云何俟其至尋或有所詢

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云天地玄黃未知是
否其智大率類此及季時勉又曰西楊先生
未仕時與楚府教授吳由翁草逆交由翁為
余言先生博學有智端敏寬厚識達事體不
矜已傲物及居禁近恭掌機務公平廣大寬
和有則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一毫私已至
於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論紛紜獨無一言
以之徐為一言衆莫不懾服有輿論不一湏
上聞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上前遇事
盡言不計利害每辨論人才賢否解翻人過
失一出於公不以恩讐為輕重取舍至於獻
可替否有旋乾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大
臣宰相之事於此見之

錄曰愚觀三楊之遭際無異前代以今日
錄之所書有房杜推讓之風水東之所記
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渠澗天沿堤鑿
有平勃自牖之勢文集之所序有韓范居
身之本其所以出幽就明建功立業皆哉
若人也已錄之

平江伯陳瑄周旋有智略靖難師至江北瑄
知天命有歸率舟師迎濟封平江伯時北京

車儲不充命公歲董運百萬石道海給之建
百萬倉於直沽尹兒變城天津衛籍兵萬人
戍守漕洲所經海島夷人畏憚悉避匿公下
令俾出為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無敢譁人
兩便之既建北京罷海運公建議造淺船二

千艘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
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
外河風濤之險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
引舟開儀真瓜州二壩潮港之涇鑿呂梁徐
州二洪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弓陽湖濟寧

路一

南旺湖長堤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
湖堤隄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南北造渠
以便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
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遠之利又沿
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渠澗天沿堤鑿
井樹木以便行凡處為之周而事為之果
錄曰愚觀是時南北未通天乃篤生異人
於大江之滸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嗚呼
始以平江封終以濟川顯書曰若濟大川
用汝作舟楫斯言當不誣矣而廟祀至會

血食不廢其亦以此也夫

周文襄公忱初登進士選庶吉士尚榮等二

十八人公自陳願進學其間

太宗喜曰是真有志者命增入後歷官工部
侍郎巡撫南畿凡二十二年沉敏多智為人

路二

謙恭言苦不出口而謀慮深長善秉衆論凡

所獻為必咨之細民父老及守令而後決之

於己尤善記憶有奸民以斷理數事嘗公者

曰汝於某事某處吾已決之何為復言吏於

稅糧有所欺隱必曰某年撥某處若干某年

存留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詫以為神初

蘇州稅糧負欠七百九十一餘萬常松亦然屢

遣官催追未能就緒公至詢父老皆云蘇松

民俗大戶不出加耗以致小戶連累納欠乃

使大小戶一例加耗奉行南京鑄送鐵斛於

是出入均平舊例不許團局收糧公曰此苟

欠之由也遂令各縣於水次推一人總之名

曰總收定與加耗各有定則除撥運外自奏

存積在倉歸曰餘米至次年各照加減徵收

依前撥運外猶有附餘令各縣造倉一所名

曰濟農將剩米運入以備賑濟或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聽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一石五斗之外僨然不見化役之反而官府無復科索之擾諸縣學校先

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所修葺濟治一切取諸餘未人爭為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數歸之官於是徵需雜然逋負自若人益恩公馬錄曰王文恪公論都御史何鑑曰夫財生

○於地成於天而理之存乎人理之有法則

以不足為有餘理之無法則以有餘為不足其張弛羸縮一視其人若文襄者真其人哉故每每舉之以為巡撫之法昔者江南諸郡數苦大小公私懸罄比歲豐稔相

○_{路一}仍粒米狼戾亦嘗究其故乎此人事非天

時也及當何公巡撫之時江南大饑上採荒十二策得免軍留州祿米軍儲諸費八十餘萬於是江南諸府在在克物時議增吳松白茅港方以費無所出乃請以免軍

諸費克馬用米至二十八萬而不為費此役成而東南無水患矣則歲之豐凶率歸之天時可乎所謂以不足為有餘者非是之謂與此文襄之智至今猶思之也

知蘇州府况鍾初由小吏事尚書呂震震屬

其才授禮部儀制司主事進郎中時

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各舉所知鍾乃

舉左春坊張宗遠

仁廟召問楊士奇曰人皆薦外郡下僚鍾何

乃舉朕宦官士奇曰臣與王直方欲擬焉不

○意違為所先耳

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賢矣蓋已有

嚮用意

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大郡繁劇難治擢為

知府至即黜屬官貪暴五人庸懦十餘人遂

○_{路一十五}與周巡檢講究收糧之法由永樂間轉輸比

京餉道遠遠糧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百一十萬石除正供及倅舟船之

費羨餘皆為糧長所應乃議別立糧頭以分

其勢除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為轉

輸費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為來年經費之本由是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絹數十萬匹小麥數十萬石皆以餘米代納而凡雜出供費亦以此買辦上不失征科之期下無毫髮於民遇災旱輒發賑之每活輒數十萬人其惠利及於貧困者無窮至九載滿去閩郡民扣闥乞留至八萬餘人遂遣再任後以疾卒民競立祠祀之

錄曰前此蘇松民俗大戶不出加耗者其

○此類歟時上有

○仁廟之君又有文襄之臣鍾之智惠若鴻毛

之遇順風耳不然以一小吏而干朝廷

萬舉之大宰相方且後之以一守而歷八萬劫閻之人朝議方且從之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錄之

弘道錄卷之四十